

游牧式读书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阅 读

周末的阅海湖畔聚集了很多游客,难得的好天气里,人们总希望能到视野宽阔、风景明丽的去处,找到类似郊游的雅趣。傍晚前的湖面云霞弥漫、如烟如雾,沙洲栖息着的红嘴鸥妍丽可爱,远处花开朵朵,春天处处破茧而出,一扫残冬之寂寥。对我而言,这倒是读书的好去处。

数年实践经验告诉我,最适合读书的地方从来不在室内,而是书房或图书馆以外的任何地方。这一发现缘于上中学时考前突击背诵,室外清冷的阵风,摇曳的树枝,阳光直晃晃在书页上跃动着,洋流季风图突然转动起来,古战场上万马奔腾似在耳旁,就是那些文言文也似乎在周遭景色中找到映照。后来的经历中,发现只有场所的变换与混搭,让读书这件事看起来不再刻板,才能寻得读书的妙趣。比如在陌生城市摇晃的车内,边看陈冲《猫鱼》边欣赏窗外景致,车

很慢,时间也很慢,没有目的地,仿佛行进于一个不断切换舞美的剧组轨道中;在等候奶茶时,就着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茶香看《流动的盛宴》,体会海明威那些用词精准质感浮凸的描写;在户外露营地的帐篷内看《加缪手记》,分辨那些认真又戏谑的人生体悟;在夕照的览山公园,远处弹唱歌手被风吹得跑音的曲调,契合手边班宇《冬泳》的东北幽默风格;还有在停车场读博尔赫斯,在山巅看陀思妥耶夫斯基,蹲在马路牙子上看黑塞。

朋友们聚在一处常常谈及记忆衰退的问题,大家不知何时开始认真用记事簿记下忽而闪现的灵感或要事,但对我而言例外的是,每当重读一本书时,如刻舟求剑,那些熟悉的段落能让我记起上一次阅读的地点,和彼时的景致与微风,风将时间的味道吹至此刻,而此刻的我对比上次的情境,总能从中拾捡到新的感悟,我晓得

那源于经验的拨云见雾。

书籍在敲定的那一刻就已经保持了恒定,但人的经验是持续组织和再组织的,不同的经验匹配相同的文字,已不再是简单的描摹经验,而是从中再生。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,在那些随遇而安的地点,用手触摸风信,打开书本任思绪驰骋其中。

翁贝托·埃科说:“我一直鼓励年轻人读书,因为这是一条拓展记忆容量、极大地丰富个性的理想途径,那么,到生命的终点,你就体会了无数种人生,这是了不起的特权。”所以我一直在想,既然是体会别样人生,怎可将读书环境置于传统地理经纬中,要在混搭和游浪中捕捉契合其气质的味道,在城市肌理和近郊寻找出寄托心灵的胜地,让书籍也有自己的纪年和刻度,借由书本的媒介,和作者畅通心流,该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达到的境界吧。



《窑洞》。张尚宝

四 季

大地万物生

□宋扬(四川成都)

“开到茶蘼花事了”。暮春,芳菲凋落殆尽,绚丽的姹紫嫣红踪影不再,大地却于一片清明的气息多出几许盎然的生机来。

放眼望去,整个田野是一整张绿茸茸的地毯。你看,麦苗正在扬花,麦穗儿已经具体而微,粗粗的麦芒预示着灌浆后的他们将结出饱满的麦子。到五月中旬,将会有黄澄澄的麦粒,从收割机的喷口潮水般涌入运输车的车厢,那将是一番怎样喧腾而值得欢呼的景象。

油菜失去了往年成片的规模,农家自留地里剩下的一点点没能做成田野的主角,但也担得起田野“黄金”这一尊号。菜籽油黄亮亮的,健康,美味,用它炒的菜能香透整个村庄。你看,油菜萎了黄花,枯了叶片,油菜秆却壮

硕得很哩!它们把根须扎进大地深处,正用力吮吸着大地的养分。它们把养分源源不断输送给油菜荚中的油菜籽,为油菜籽长得圆润黄亮进行最后的冲刺。“快快长啊!”村庄的男女老少都期待着,每个人似乎都闻到了用新榨的菜籽油煎熟的葱油饼的麦香。

侧耳聆听,你会听出鸟儿们的声音是多么欢畅,像在四月末的小溪中洗涤过那清澈空灵,像被季春的风鼓起的水波——吹弹欲破。城里的小区里,在熹微的晨光中,有麻雀叫出了新一天的第一声,一场鸟雀的演唱会就此闹腾起来了。此时,汽车发动机的轰鸣还非常稀疏,此刻,舞台是独属于鸟儿们的。那只斑鸠,体型硕大,站在楼宇间最高的那棵树的树梢,摆出一副君临

天下的模样。在鸟音中醒来的人是幸福的。鸟鸣城也幽,鸟儿的浅唱给奋斗在城市的人们带来无比温柔的黎明。听着鸟鸣,沿着城市绿道上班去,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

再仔细点听,老樟树的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晃,一阵稍大的风来,它们便簌簌如雨。四时长青的老樟树与在秋冬叶片尽落的落叶乔木不同,它们在四月才开始慢慢掉叶。在人们浑然不觉间,它们已悄然完成新旧叶片的接力。生命在消失中新生,有新生就有希望,就有未来,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。

好好看看,好好听听吧,万物葱茏、众音清雅的暮春四月很快就将过去,火红的、丰收的、轰轰烈烈的五月正款款走来……

时 光

在落日中与母亲告别

□杜晓燕(云南昆明)

看到作家迟子建关于她离世的父亲的一篇散文,文中有句话触动人心:“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,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因子。”

母亲刚满60岁那年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时,她患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,医生也竭尽了全力。母亲轻声说:“我想回家了。”我们这儿有个说法,人在最后的时候回到家里,是落叶归根,能走得安心。

家里人商量后,办理了出院手续。母亲躺在车里,头依偎在父亲身上,脚搭在妹妹腿上,我侧蹲在她身前,时刻留意着,以防车子晃动。思绪不禁飘回小时候,有一次我凌晨三点突发高烧,父亲不在家,母亲背着我从河的西边一路走到东边的大爷家,赶上他驾着马车,带我去镇上看病。医生量完体温,说四十摄氏度,母亲当时的焦急与后怕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如今,看到虚弱到极点的母亲,我不由得泪如雨下。

我望向车外,太阳还有“一人高”,看着那泛着微光又显得无力的落日,仿佛一下子就会掉进山里。路上,回家的牛羊悠然踱步,小鸟落在枝头争先歌唱,汽车行驶声低沉悠长,风轻轻拉扯树叶簌簌作响,似乎一切都在恳请落日慢些离去。然而,我再看落日时,它只剩“一盆花高”了。

小时候,在我们农村,太阳就是大家生活的时钟,农活的安排,孩子的作息都跟着太阳走。母亲看着太阳喊我们回家,这是她融入骨子里的习惯,“一人高”“一盆花高”就是母亲叫我们回家的时间,承载着童年最温暖的回忆。

这时,车子右转,从公路驶向回家的水泥道,我背对夕阳,只能看见洒在路面的金黄余晖,母亲在太阳落山之时,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。

回家后,母亲的状况竟然稳定下来了。我请了长假,全心全意照料母亲,她虽能进食些清淡的流食,可她最想吃的是水果。自发现母亲的病情起,我跟妹妹就为此争论了一年半,如今,我选择了妥协。于是,蓝莓、荔枝、芒果、桃子……这个季节能买到的水果,都一一来到了我们家。记得小的时候,母亲总是把水果留给我和妹妹,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。

然而,这样的稳定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十多天后,母亲还是在夕阳落山时,走了。此后,每次回家我都会去山上看望母亲,看着太阳从远处熟悉的村庄上方,缓缓地滑落,它每一寸移动都牵动着我对母亲的思念。等太阳完全落山,余晖散尽后,我才起身回家。在家里,我和父亲一起买菜,陪他做饭,听他说说庄稼长势、邻居家的琐事。

就像散文里说的:“亲人的离去,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,懂得了怀念,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,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。”母亲虽然离开了,但她的爱与牵挂永远留在落日的余晖里。